景宋本禮記正義

廿四

景宋本礼记正义

四函
廿四册
毛边纸

北京市中国书店印行

定价：三百九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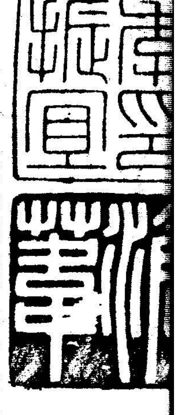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冠義第四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黄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黄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黄帝也但黄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黄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



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君臣正

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 立猶成也 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 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國以禮爲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

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

與言責人以大禮者己接之不可以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之所以相叙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

隨文解之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者言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事終身行之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爲初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古者冠禮者　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　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醴於客位今云醮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醮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益有成人之事矣　注　阼謂至成也　正義曰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

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醮者醮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巳冠而字之者此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未冠之前則以名別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為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　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者

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端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成人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事立可以治人也是冠者爲治之本故先王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大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曾祖服虔望時解之故以祧爲曾祖非鄭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内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爲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大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大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妻告父母亦起

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説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説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説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

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

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酳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

疏

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　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必用鴈者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　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　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

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　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　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父親至之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者謂壻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　男先於女也者釋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若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爲男先於女也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者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　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

南面母在房户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　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也　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　御輪三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　婦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　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　合卺而酳者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卺謂半瓢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卺而酳　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者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注 酌而至歸也　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屬皆為賓主相酬酢故不稱其醮則但受爵者飲而盡之又不反相酬酢直醮盡而已故稱醮也然醴

亦無酬酢不云醮者以醴尚質不爲飲也故不稱醮但禮敬之而已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者以父之醮子令其親迎與醮子冠而成人其事相似故云如冠醮與但冠禮醮子在廟此醮子在寢故云其異者在寢耳

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巹使之相親此經論謹愼重正禮之根本各隨文解之 ○敬愼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愼尊重正禮而後

男女相親若不敬愼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昬禮者禮之本也者夫婦昬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昬禮爲禮本者昬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昬禮爲諸禮之本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昬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

疏 正義曰此經因婚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昬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成其爲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疏】正義曰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唯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　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

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　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案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閒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也　成婦禮也者言所以見舅姑及醴之者成其爲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奥其饌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也　明婦順也者言所以特豚饋者顯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　以著代

也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注 降者至異曰 正義曰各還其燕燕寢者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

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

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疏正義曰此經明上經成婦禮明婦順之事若婦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　成婦禮者則上經婦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　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　又申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也　所以重責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焉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揔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　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　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奴之屬注云順備至審也　正義曰行是順於舅姑和謂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

則前經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疏 正義曰此經更申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順者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

嫁所教之事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者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　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　所以成婦順也者以爲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奉遵此教而成和順　注謂與至告焉　正義曰此云教於公宮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宮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耳非謂諸侯公宮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案内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

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毀所出之女皆自公宮教之天子雖七廟親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公爲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旣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俎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用黍者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旣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釁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有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

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墠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一廟無壇則爲墠而告之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

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天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爲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爲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爲內外也

注 天子至令也 正義曰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脩注云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云

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摠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爲王所求爲於北宮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疏 正義曰此以下説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

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謫謂日之將
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
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
於梓慎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也日
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
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災
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由反克金故爲災昭七年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衞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爲
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卯當克土今日食土
反克木故爲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
爲水午爲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
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時得有克壬之理故不得爲災
杜預以爲假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
其言若信若不信不可定以爲驗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揔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

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敎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爲賓其次以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

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録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爲之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

致敬也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辯矣不鬬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道謂此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初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者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　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　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

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　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　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　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　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所以致敬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　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摠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注庠鄉至曰序　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爲序其義非也今云州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之深無室事顯正得讀豫爲榭是無室故也

不得讀豫爲序以序非無室之名故云非也以有楹內楹外之言故鄭特云序非也謂正鄉射文非非是餘處序字皆非也餘處之序並皆無室也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也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故鄉射注云序乃夏后氏之學非謂州黨之學也以鄉射爲豫巳非今文爲序又非故云亦非鄉學雖爲序云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爲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鄉人士君子周禮云天子六卿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

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

着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着燕私可以自專也

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絜猶清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貴其質素又着出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卿大夫也　尊於房户之間賓主共之也者以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　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西者地道尊左貴其質素故也　着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者謂供於賓也　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從冠義以來皆記

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儀禮經義每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放此也賔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賔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賔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凝猶成也主人者尊賔故坐

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

賓賢能

之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内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 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 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於事得宜故曰德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者重釋稱德之義是得善行於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於理也 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者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 令名是故聖人務焉者以上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

行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 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 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

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
嚌肺嘗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
嘗主人之禮也　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
而入口成主人禮於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
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之末又鄉飲酒禮云
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
加于俎坐捝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
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末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
表其敬禮之事　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者若此席
專爲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
爲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在席
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於己故在席末也
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
啐酒是賤財也　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
爲飲食也者卒觶主人酬賓賓卒立以立觶也致實謂致
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

尊爲飲食也故不於席所而卒觶啐繞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者先禮即貴後財則賤則亦上下互而相通也

注 致實至末也　正義曰以經卒觶致實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禮故更言致實也云酒爲觴實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云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

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

疏 正義曰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

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内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　以聽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　所以明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　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　所以明養老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　而后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　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諸於也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以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是教之鄉飲酒之禮既州長教射黨正

教飲酒則民知尊長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成立也

注此說至禮也　正義曰鄭知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酧爲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户以上之令不滿萬户之長於已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

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太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也故引以相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疏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目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　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鄉

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明貴賤之別也　衆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　而衆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也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疏　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　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者主人於賓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　及介省矣者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也是　及介省矣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

者察鄉飲酒之禮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　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

正義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　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　主人獻之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　士人獻之者謂獻笙人也　間

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　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

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
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　工告樂備遂
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
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
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
也降立西階東北面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
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
酬爲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舉
觶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又云司正洗觶
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
正告于賓賓禮辭注云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
其舉觶而薦之　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
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
邪失禮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疏正義曰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而知終沃洗是其無筭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與是也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

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　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　脩爵無數者謂無筭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　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　莫不廢夕者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也此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　節文終遂焉者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由充備也　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者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　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爲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

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

疏 正義曰此記者更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 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 設介僎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

注 三光三大辰也 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

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疏 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着出自東房也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覆說上文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

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賔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賔將南介閒其間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言禮之所在由主人出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

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更揔明鄉飲酒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　產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　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仁恩也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　中者藏也者言北方主智亦爲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爲信若以萬物歸藏言之則爲藏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閒隔賓主之間也　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產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事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

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所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　三賓者政教之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注 言禮至月也　正義曰樂既爲陽故禮爲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敇撰

射義第四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賔射然則鄉射賔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賔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黄帝故易繫辭黄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黄帝臣是弓矢起

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稺乃後射以觀德行也

【疏】正義曰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矍相之圃簡賢選士誓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立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其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内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内志審正則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

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 注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正義曰以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是也以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此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

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濵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

疏 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 諸侯以貍首爲節者謂歌貍首也射人云貍首七節 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者射人云

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乗矢拾發也　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　貍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　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濵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　采蘩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　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謂歌貍首也　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謂歌采蘋也　士以不失職爲節謂歌采蘩也　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者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　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　故曰射者可以觀盛德也盛德無暴亂之禍國

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也 注騶虞至仁人 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豝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豝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豝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歎其仁人騶虞旣爲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貍首者貍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鄭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貍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縣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而可數數爲之以與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

注 男子至飾之 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内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内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洲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爲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　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　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　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　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　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偕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爲計吏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

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

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

疏 正義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貍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貍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貍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貍首之字以爲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余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 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正之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

射故云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衆士等　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　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　則燕則譽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者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　注此曾至名譽　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貍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貍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貍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　射至於司馬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旣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

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厲有存者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爲徐點壯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疏】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貍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誓衆之禮也　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　曰賁軍之將

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　亡國之大夫者謂亡
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　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
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　不入其
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
者皆得入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公罔爲
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
俱舉觶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揔舉二人於是
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　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
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　耆耋好禮者謂
六十之耆七十之耋老而不倦愛好於禮　不從流俗者
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　脩身以俟死者謂脩絜其
身以俟於死者　不在此位也者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有此
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
變　旄期稱道不亂者　旄謂八十九十曰旄期謂百年
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耆耋好禮是後者

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工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蹝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注先行至去也　正義曰知先行飲酒禮者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賁讀爲僨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僨於濟說文

云僨僵也是僨爲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已有人後之相爲合配令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 注 之發至位也　正義曰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即裘爲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耆耋皆老也者案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又鄭注易大耋之嗟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耋大略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耋也云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

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疏】正義曰此一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　射之爲言繹也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繹也繹陳也言陳己之志　或曰舍也者是

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　繹者各繹己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己之志意則下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是也　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旣責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　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之所主之鵠也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　射中則得爲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爲諸侯也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爲諸侯也非爲射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　注大射至讓也　正義曰大射將祭釋

士之射者即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階並而東階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爲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爲諸侯始封以土不得爲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大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

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
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
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
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
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注云糝雜也豹鵠而麋
飾三曰豻侯鄭注云豻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
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
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
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
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
皮侯者名以其飾侯之側又方制其皮以爲鵠故鄭注司
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𩫏𩫏謂之鵠
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
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

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旣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

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畿內畿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懽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爲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爲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爲左右舌舌謂躬之上下橫一幅布張於躬

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爲个躬既二丈上舌倍
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
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弓各五尺然
則下舌用布三丈揔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
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
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
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布九丈八
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
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
尺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
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尺凡
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躬各
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
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
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
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

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豻侯下畔去地尺二寸豻侯之體上下躬及舌揔有四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豻侯揔高一丈九尺二寸此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豻侯上畔則是糝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糝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糝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糝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皆爲豻侯所掩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糝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豻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糝侯之中三分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糝侯上躬與个四尺則糝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并侯中三分之一揔一丈爲糝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

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食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　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爲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驁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卽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

也其諸侯賔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賔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

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
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
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
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
有讓者
先削地
【疏】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
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
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
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
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
不具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
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爲澤澤所在無
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

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
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
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
中射椹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
椹試弓習武也其上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　有讓削
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 注 澤宮至削地　正義
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
比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
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絀地
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揔云進爵
絀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爵輕於地故
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
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故男子生桑弧蓬
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

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　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初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　然後敢用穀也者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　飯食之謂也者至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者故云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

已者求反諸己而已矣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已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 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爵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慙故也 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

注 必也至爭中 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 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

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

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疏正義曰前經論射求諸己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射者何以射者言爲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　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者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爲難之事循聲者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者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

爾所罰之酒爵也　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　注　何以至中也　正義曰何以言其難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爲之者言不可爲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畫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　注　發猶至養也　正義曰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爲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燕義第四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案儀禮目録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若有王事是也

燕之故燕禮記云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

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官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 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 掌其戒令者此等衆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 與其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巳及其教治亦皆掌之 别其等者謂分别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

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别但諸子職摠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摠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 注職主至位也 正義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爲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爲倅若步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爲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甲以爲等級故有别其等正其位也 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

隨時所用也　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　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御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乎國子唯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　使之脩德學道者既不與國子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　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宫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　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

注游卒至爲説　正義曰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

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春釋采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宮也擇士習射之宮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者案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爲說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

敢適之義也定位者爲其始入蹴踖揖而安定也疏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　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　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位之語亦記者辭也　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疋而爲禮亦是記者之言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

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

疏 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君之義爲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 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 注 設賓至相近 正義曰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者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者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爲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逼近故經云以大夫爲賓爲其疑故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

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言聖人制禮因

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答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 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 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 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 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 臣下

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宗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　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　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　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　然後取其什一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之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　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

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疏 正義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 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 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 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

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賔賔受觚坐奠子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賔賔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公立卒觶賔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　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賔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　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　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賔媵觚于公公坐取賔所媵觶興唯公所賜乃就席坐

行之終於大夫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　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　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聘義第四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録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旜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 正義曰此篇揔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 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謂正自相當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

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疏】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　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　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　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　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

敬讓主人之心也 注此揖至其亂 正義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爲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之事皆賓爲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爲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

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揔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爲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爲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疏】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
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　君使士迎於竟
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旜君使士請事
遂以入是也　大夫郊勞　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下
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
也　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
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内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
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
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恵賜也聘
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　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
貺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
來屈辱也　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
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
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疏】正義曰此

一經揔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疏正義曰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　大夫爲承擯者承副上擯也　上爲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　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　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

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一人　君親禮賓者謂
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
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授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
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
私覿者私以已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
私案聘禮聘享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
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故聘禮注云面亦
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
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覿也又以私面爲
私覿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覿故以私面
爲私覿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
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
君亦稱面也　致饔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
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
曰饔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腥二牢鼎二
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

餼既爲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爲生餼則爲死故詩瓠葉篇云牲牢饔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以牲牢既爲生饔又爲熟故以餼爲腥也　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　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　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注設大至臣也　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食則使人致禮於賓若

致饔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疏　正義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内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爲正之具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　使者聘而誤主君

弗親饗食也　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者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爲正之具也　注比年至聘也　正義曰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九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爲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爲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璋聘重禮也巳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也財謂辟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遥復重賄反幣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　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王相似　巳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者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辟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巳辟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辟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　則

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 注 圭瑞至是也　正義曰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爲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爲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爲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已國所有寶玉遥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所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遥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已物遥而復償於彼國賓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故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

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　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　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　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　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食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　所以厚重禮也者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饔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

略而不言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 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 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者言古之用財既有隆有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盡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 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豐厚用財在於禮

謂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　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爾者言行禮使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　注不能至過也　正義曰言無則從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使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

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

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

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勝克敵也或爲陳疏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

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爲武事故此揔明之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　日幾中而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　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者言非強有德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　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　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莫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　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后禮成聘射揔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

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曰莫而成禮節也　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謂君在阼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　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揔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揔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　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　故謂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爲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揔覆說聘之與射也　故勇敢強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　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鬬必得勝也　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鬬者謂私爭忿鬬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石似玉或作玟也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爲濡縝密以栗

知也縝緻也栗堅貌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姇或爲扶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辟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疏正義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　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者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爲玉之寡少故貴之碈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　孔子曰至玉焉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爲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爲其有德　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温潤而澤仁等是也　温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温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温和潤澤故云仁也　縝密以栗知也者縝緻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　廉而不劌義也者廉稜也劌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　垂之如隊禮也者言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

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者越揚也詘謂止絕也
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
竟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爲樂之
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
也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者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
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
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　孚
尹旁達信也者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
箭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
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揜
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　氣如白虹天也者白
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　精神
見於山川地也者精神謂玉之精氣徹見於山川謂玉在山
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外與地同
故云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者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
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

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王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　注碈石似玉　正義曰案呂諶字林云碈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　注栗堅貌　正義曰案詩大雅云實頴實栗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　注樂記曰止如槀木　正義曰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槀之木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絕與樂相似也　注瑕玉至忠也　正義曰瑕玉之病也呂諶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瑕與疵瑕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　注孚讀至信也　正義曰案字林云琈玉別名王旁孚也此讀爲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琈玉之名也　注有德

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　正義曰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亨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璧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王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録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録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

疏 正義曰此一篇揔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

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 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 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 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 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為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 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

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揔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 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之內

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　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　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總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爲知又爲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服莫重斬衰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

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 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内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内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 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閒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絶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 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 尊尊者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爲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尊也 義之大者也 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 故爲君亦

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 苴衰不補者

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　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　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　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爲此上事告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　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巳仍以禮節爲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揔結無二尊之理也　注 食食粥至必崩　正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或爲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　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

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敘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　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　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爲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　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　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

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　禿者不髽髽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也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傴者不袒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　跛者不踊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　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蔚云父存爲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科皇氏熊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揔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爲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科乃載杖與不杖之條此經末又揔云八者是揔

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庾氏之說恐未爲善聽賢者擇焉 注 五日至人髽 正義曰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爲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爲君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 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王

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

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

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三年爲限節之事故重明之　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怠　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　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恒哭　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　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爲限節　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　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

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鶉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梁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　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　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興殷世故曰賢王也　故載之書中者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　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賔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旁及也　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

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説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　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

及於樂也　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　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　強

者可以觀其志焉者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強　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　孝子者謂孝順之子　弟弟者謂遜弟之弟　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觀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